

魯 其 魯 遠 區

文 藝 創 作 小 叢 書 之 十

恨 仇

李 慕 著



華 北 科 學 書 局 發 行



晉冀魯豫邊區
文藝創作小叢書之十

仇 恨

李 莊 等 著

華北新華書店發行



恨 仇

晉冀魯豫邊區
文藝創作小叢書之十

著者：李 莊 等

編輯者：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

出版者：華北新華書店

發行者：華北新華書店

一九四七年五月出版

目 錄

- 生長……………胡 田（一）
- 多餘的軌心……………盧耀武（二七）
- 仇恨……………李 莊（三四）
- 第二家庭……………克 錦（五五）

生 長

胡 田

一

吳黑大，是剛從舊軍裏開小差來的，兩天以前才由縣政府動員送到連上來。

幾年來，當兵的生活，使他失掉了生活的趣味，談起揸槍打仗，他就厭惡透頂了。他覺得當兵就是被打、罵，最後碰上了災難，被長官丟掉；死了，屍骸給狗扯去餓肚子。家中想望着他，連信息也不會知道。一想起這些，他就又失悔了；那天在縣裏的動員會上，實在不應該自己舉起手來報名，不應該興奮，不應該講話。因為，這使得他又跑到軍隊裏來了。『軍隊』、『當兵』，這些字眼他都反感了。雖然，這裏的人們對待他不同，但是，他想：

『天下烏鴉一般黑，那裏不那裏，當兵人的命還不是一樣，時間長了，還會這樣有人照顧你麼？』

這使他在生活上，對一切事情都提不起勁。開荒時，他的動作和同志們永遠配不在

一起；一個大個子，常常落在小張的後面。急得班長去幫忙他，也還是跟不上。彭誠肥子因為怕班的成績太低，已經幾次提議要開會，大家討論一個幫助他的辦法。

但是，事情發生得更嚴重了，第三天開荒回來，大家都去洗臉洗澡，他却悶悶的走進屋子就躺倒在炕上睡了。吃飯的時候，班長找着叫他的，他躺着，瞪着眼，沒有答應。班長李富榮以為：在他班裏發生了不名譽的事情了——這個剛來的人，會因為他照顧得不適當，離開了他。他着了慌，走進屋子，放下飯碗，準備去找。屋子裏很暗了，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，他爬上炕去取他的槍，忽然碰到吳黑大的腿上，他驚住了。

「誰呀？」他問。

「我——」吳黑大拖聲懶氣的，帶着病人的腔調，說着，動了一下，又靜默住了。李富榮聽着是吳黑大，一面定下了心，但另外的念頭又浮上他的腦子裏來了。他覺得不應把一位新同志估量得太低，隨便猜疑他。

「怎麼，你不好過麼？」他關懷的問着他。

吳黑大用鼻子不便回答似的「嗯」了一下，翻了個身，就再沒有動靜了。班長李富榮又問他什麼地方不舒服，他沒精打彩的，用手在頭上輕輕的拍了一下，表示頭上出了毛病，又咕嚕着：「肚子裏也有點怪難受。這樣，就算把一切問題都答覆過去了。他想讓班長快走，不要再囉囉嗦嗦打擾他，他好一個人靜靜的休息一下。」

李富榮是絕對誠懇和老實的人。他對人的態度，常感動得他班裏的戰士們，發着

響，不肯離開他。去年有幾次編班，好多人都哭着和他分手，說他們捨不得他。弄得他必須用很長的時間去說服他們。在他班裏的戰士，總是有病了不肯說，深怕他知道了，又使他不安，忙來忙去，惹得心裏難過。他自己却更注意這些事，深恐有什麼不週到，被上級批評愛兵不夠。他，聽得吳黑大這樣一說，站住問了問，飯也不吃，就跑到了連部裏去。

連長是一個愛責備幹部的，像他自己責備他自己一樣，總是先檢討了自己，然後再去談別人。特別是他喜歡的人，他對他的嚴厲，常使有些人感到委屈，好好歹歹，開初幾句話，總是說你不對，提起對自己的注意和檢討。李富榮，誰都知道，連長最疼他，他的話還沒說完，連長就把話頭接過去了。

『不管怎麼說，你都要負責任！你不解釋清楚，一上山就讓他們那股猛勁去衝，你必須強迫同志們多休息幾次，人，他只是一個人，不能讓他充作鐵用。』

政治指導員是個老太婆嘴，而且常和連長說着同樣的話。

『你當班長，』他說：『你就得全盤照顧，你們總是想關第一，身體一點不顧，但是，你記住：健康，是每個同志革命的資本呀！』

『這怎麼能怪我呢？』李富榮想着，默默的檢查他自己所訂的愛兵計劃，但是，實在找不出：對於吳黑大的照顧，在什麼地方犯了錯誤。因此，他不得不作一個辯白，他說：『早晨一上山我就說過啦，還要叫我怎麼呢？』

「光說頂什麼用？你得領導他們做才是！」連長緊接就又解釋起「尊愛公約」來，說對每個戰士，都要認真的關心他們的生活，注意他們的身體，叫大家都像兄弟一樣生活，這是團結我們革命力量的先決條件。

「你記住了麼？」連長看着他問。

「記住啦。」李富榮有些礙口的說：「不過……」

「回去吃飯去吧，你還有什麼事？」

「吳黑大，唔，他開的地並不多呀，班裏面他是最少的。小張還比他多哩！」

連長怔了一下，看了他一眼：想想，說：「好的，等會我就過去看去，你先吃飯去罷。但是開始生產你必須記住：他是個新同志，在舊軍隊他是不懂得這些的，對他，不能和老同志們比！」他要走了，連長又說：「叫同志們多幫助他，不要叫他難過。」

「是。」李富榮答應着，舉起手來：「敬禮！」

「慢一點，」指導員站起來，說：「這筐子裏還有兩把掛麵，帶回去，晚上一煮給他吃。」

外面漆黑。冷得李富榮身上打着寒噤，在看不見的，熟識的村子路上摸着走。到班裏，大家都吃過了飯，擠在屋子裏來看吳黑大。吳黑大在炕上已經解下了衣服，有些厭煩的，無可奈何的應付着來看他的同志們。看着李富榮走了進去，他更有意的嘆了一口氣。

「怎樣，吳黑大？」李富榮走到他的炕頭旁邊，看着他問：「要吃點東西麼？」

吳黑大沒及回答，小張就插進嘴來了。

「咱給他端來啦飯他沒吃，」他照例是天真的看着李富榮，扯他的衣服，「班長，咱們另給他煮點東西吃吧？他只喝了半碗碗開水哩！」李富榮很想再問問吳黑大的病狀，小張竟等不得，又扯他的衣服，「去不去，班長？」

「去，去！」李富榮看着他說：「你真急，怕把忘嘔一樣。」

他們出去了。吳黑大不知應該如何處理。他怕這樣下去，會鬧出大亂子來。受到懲罰；但他又不能將這所想的事情告訴他們。但是，裝病的結局，又會成什麼樣子呢？不是比這更惡劣和悲慘麼？

「是的，那不是在這裏，」他想：「但是，天下烏鴉一般黑，當兵的人那裏又不一樣呢？」

一切過去軍隊裏的情形，像「牛皮影子」般顯現在他的眼前，心上彷彿扎進了鐵錐子。他記起了在甘肅一次行軍中，他們班裏有兩個兵病了，跟不上隊伍，連長說他們想開小差，派人用手槍逼着叫他們跑步，兩個兵跑不動，哭了，連長王金蟬就下命令：把他們槍斃在路上！

另一次，是他的老鄉陳二皮匠的死。那是一個夏天，陳二皮匠病了，連長王金蟬到班裏瞧見了，說妨礙『新生活』，就把他扔到村外的破廟裏，還不准人去管。天黑啦，他

偷偷的去看他，陳二皮匠被丟在潮濕的路上，見了他就嚎啕大哭，抓住他，要求他救救命，但他有什麼辦法呢？第二天，王金蝠宣佈，病號要隔離，不准人去看他，說一切都有軍醫官負責，等他黑夜裏偷偷着去瞧他，破窰裏鬼也沒見一個，只見陳二皮匠從門板上滾到牆角呻吟，一件好的大衣，也被人用爛棉襖換走了。見了他就喊着：「兄弟，救救我，我記得你。……」但點名號一響，他只得趕快又往回跑，把自己腰裏的幾塊錢，掏給他，叫請一個老百姓可憐可憐給買一點東西吃。第三天他從崗上下來，又偷偷的去看他，夜裏，看不見，他在窰門口叫了幾聲沒人答應，他以為他睡着了，進破窰去一摸，他已經僵硬的躺在牆角裏，死掉了。他嚇得打着寒戰轉身就跑：……第四天，連上的兄弟們把陳二皮匠抬到一棵大楓樹下，連長王金蝠還用手巾掩着鼻子同嘴，假情假義的問：「怎麼，昨天軍醫官沒來？咳，真沒想到他會死……」

「人心多狠！」他想到這些，幾乎要叫起來。忽然，門扇乒的開了，連長和政治指導員走了進來，他戰慄的看了他們一眼，急忙把眼睛閉住。

他想：「不行啦，這只得說病得厲害啦。不然，他們會說什麼呢？定會給罵一頓

！

他們走近他，他身上就怕得更厲害。……

「怎麼病啦，吳黑大？」連長問着，摸着他的額門蓋。

吳黑大實在沒有經過這種場合——過去，他們的連長全是用眼角嚇人的，摸着，那可不得了，他會摸出個什麼結果呢？他以為是不相信他，來看試他的脈膊，他嚇壞了。二股熱血，轟的一下衝到了他腦頂，他簡直發昏了。

『吃了飯麼？』政治指導員也問。他沒有回答，只是顫抖着，奇怪的等待着，一切從他心虛所發出來的畏懼。……

但他們，却以為他的確是病重了，指導員暗暗裏就打消了他的懷疑。

一一

李富榮在最後一班代小張放哨的時候，得到連長的命令：第二天，叫從他們自己班裏抽幾個人，上午把吳黑大送到醫院去。

天快明了，李富榮躺下去還沒睡着，就起來給吳黑大準備到醫院去的東西。他很輕巧，深怕拌響了什麼，把戰士們搞醒。吳黑大自夜裏躺倒以後，心裏有些奇奇怪怪的想得睡不熟；班長每次帶哨起來，他總被驚醒。這一次也一樣，李富榮起來、掌燈、他都聽得很清楚。燈光照透了屋子，他裝樣睡着不敢動彈，眼睛睜起來看着李富榮，他把他的槍取去擦了，又取下了小張的，輕輕把槍栓卸下，擦了又把它掛上，排在原來的地方。村裏鷄叫第二次了，窗子漸漸有些發白。李富榮便在牆上取下他的掛包，把筐子裏的

幾把掛麵裝進去，要想開門出去。吳黑大輕輕咳嗽一聲——他實在忍耐不住他咳嗽的習慣——李富榮就回頭站住，看着他。……

「老吳？」他試探地醒沒醒，走過來問：「你怎價，好了些沒？」

吳黑大做着剛醒來的，病人的腔調，說：「還有些痛。……」

「你要吃點東西麼？」

「不……」他不得其當的說。

「少吃點吧；等會兒，火房裏又不方便啦。」

李富榮走出去以後，吳黑大的思想裏竟閃現了一種最危險的念頭：官長都把他看成病人了，這可使他獨個兒留在家裏，換上件便衣逃走，回到家去！雖然，他早已不知道家裏的人，死了還是活着。

一個惡毒的思想支持着他，李富榮端來兩大碗掛麵，他竟連麵湯也喝光了。

「病不怕，只要能吃就行。」李富榮看他吃完以後，很高興，「你吃夠了沒？」

吳黑大沒有即時回答……

起水號吹了。連長和政治指導員又來看他。他們來得那末快——行動稍慢的戰士還沒穿好褲子。他們比他自己還關心他這一場「災難」……

「哎呀，」連長看着戰士們笑着叫道：「你們真該來個緊急集合，快把炕睡冷啦。」小張剛從被窩裏坐起來，還沒穿褲子哩，連長擰住他的耳朵，笑了起來：「讓我幫幫

你的忙吧，不然，你屁股會在炕上生根的。」

房子裏全都笑了，小張紅着臉，用手阻住他，俏皮的笑着跳起來。站在屋角裏，忙亂的穿着褲子，瞪住連長。

『生產期間呀，』說着，他覺得不對，又找了個理由：『嗯，晚上又痛哩！』

大家知道他和連長在開玩笑，竟轟的大笑起來。指導員抓住他，笑着要擰他的嘴巴。吃過了飯，吳黑大的神經緊張起來了。他等待着隊伍一上山去，他就要用自己的生命，去投進這險惡的，最後的時刻；他要逃走！在這裏，他還沒看見過，對逃兵，他們會用什麼刑法；過去，舊軍裏，他可看得太多了。差不多每天一次，集合在河灘，看着逃兵，一個個變成死人。狗把那些死了的兵，扯得稀爛，咬住一隻胳膊，或是一隻大腿，在城裏的大街上，在人們的眼面前，奔跑着，把孩子們嚇得亂叫……他顫慄了。

『這多可怕呵！』他想：『咱怎麼逃了出來呢？』

那些過去的生活，像一個漆黑的大洞一樣，張着嘴，跟在他的背後，拚命追趕他。它把他包圍在一種烟霧裏了，他害怕得背上滾下了冷汗。他睜開眼睛，想借這白天的光來驅逐這包圍着他的，一切過去的回憶。然而，那些用血畫出來的事實，仍舊像毒蛇一樣，緊緊的纏繞着他，李富榮和彭鐵鋸子扛了担架進來，驚異才把他從回憶裏拖了出來。

『這幹啥用的？』他奇怪的問。

『送你到醫院去，』李富榮看着他，『你能坐起來麼？』

事情是太突然了，彭鐵錫子即刻就要給他收拾行李。這真叫他爲難，去哩，還是不去呢？但是，班長又扶起他來；催着彭鐵錫子快動手。而且安慰着他。

『到醫院好好休息幾天去，』李富榮說：『班裏人很忙，不能好好照顧你，醫院會比班裏好些。』

事情真走到盡頭了，吳黑大糊塗了，不敢來相信將來的結果。心虛和恐懼，使他的臉變得慘白，他像被人追攆在懸崖邊上的人，前進不得，也回不了頭。急得冷汗從死板的臉上淌了下來。……

『看你，』班長竟以爲他病更重了，『臉這麼怕人，在這橙子上坐一坐，等他收拾吧。』他又對着彭鐵錫子：『你動作快一點，天不早啦。』

吳黑大偽裝的疾病，被同志底，深厚的友愛逼到絕路上了。在他無法回頭的時候，他對班長說，他必須到廁所去。從這裏，他希望着找到機會，逃脫擺在他眼前就要獲得的懲罰，重新去追求他那過去的，平靜的莊稼地裏的生活。然而，班長怕他跌倒要扶着他去，一個冒險的企圖，又跌落到失望裏去了。

醫院距胡莊廿五里，他們抬到的時候，天已經快上午十二點鐘了。醫生穿着件黃布子軍衣，耳朵上掛着聽診器，站在門口，叫把病人送到門診室去。

屋子裏有點冷，在辦公桌上放着本病員登記冊，桌旁放着一個火爐，火燃得不大。醫生檢查了一次之後，覺得這病人的病症的診斷，有些使他棘手，他皺着眉，擷額沈思了一會，怕病人冷，給他蓋上被子，手伸在火爐上烘着暖，然後，靜靜的，仔細的在考慮。吳黑大呻吟得更厲害了，幾乎成了短促的嚎叫。醫生沒法辯識清楚，又走過去，把體溫表放在他的嘴裏，用聽診器重新在他身上，各個部分都仔細的檢查一遍，默默的審視他的臉色，想一定要在他身上找出一個解答的理由來。但是體溫表和以前一樣，各部脈膊的跳動也和以前一樣。

『怪事！』他想着，不理解的的看着他。

『把嘴張開看一看，』醫生最後想要從這裏意外的來獲得解答了。可是，這呈現給他的，仍舊是一個謎。但他不敢大胆的妄下判斷，他不得不去找院長親自來診斷了。

院長是一個冷靜嚴肅的人，做事情，果斷，乾脆，只要他認為有了證據給他證明對的或者錯的，他執行的時候，鐵錘也不能打得翻他的意見。他一走進門診室，人們都特

別注意着他，各人都自己拘束了起來，仔細的看着他。醫生剛才診斷過的地方，他重新審斷了一番之後，眼睛深深的瞪了病人一眼，作出決定了。

『還是叫他們抬回去吧，』他向醫生說：『這也抬來送醫院，我們那有這許多漏洞？』李富榮相信他自己的眼睛和耳朵，比相信院長的診斷更堅定。對病人，他比對自己更關心。他爲他，不睡覺，不吃飯，肩膀壓得紅紅的，還怕對病人照顧不周到……忽然，醫生說，吳黑大，醫院裏不收，他詭異得脖子粗了起來，眼睛惡意的看着院長。

『爲啥道理？』他問。

院長臉紅紅的，似乎不好說出口，但他用沒有床位來推托了，戰士們提出了好幾個辦法，院長都搖頭，他最後說：

『說沒辦法就沒辦法，有地方也還用你們說嗎？』他說着就要走。

『咱們抬回去，』李富榮阻住了院長？生氣的說：『如果有了一差二錯？……』

『我負責！』院長嚴謹的點點頭！再沒有二句話，就走進隔院的辦公室去了。

李富榮臉紅了，幾乎罵出聲來，他感到院長是這樣『官僚主義』！

四

吳黑大在担架上躺着，神經劇烈的搏鬥，使他渾身顫慄。他現在，像被細綁住的罪

人，像看着黃頭多脚的蜈蚣爬上他褲管裏，他要被毒死，他又不能動彈。時間逼住他走上死路，竟越來越殘忍。他是再沒辦法逃走了。

『他們會怎樣處治我呢？』他想。

太陽快落山了，彭鐵錫子、班長，他們抬着他，踏着整齊的步子，一邊氣憤的咒罵那個『官僚主義』的院長。胡莊越來越近了。他們的腿彈動得更上了勁，担架的閃動，有節奏的一起一落。吳黑大躺在很不穩的繩索的搖床上，感到一點輕微的浮沉，但是他腦子裏昏沉沉的祇有一個思想：『他們到後來一定會殺了我！』

回到班裏，李富榮用手巾擦了兩把熱汗，就去清理吳黑大的東西；扶他起來，用大衣給他披上，急忙就給他鋪炕去。吳黑大只有一個毡子做墊的，他怕他躺得不舒展，便把自己的棉褥子給他墊上。

『你躺下吧』，李富榮鋪好了炕，扶住吳黑大，臉上還不斷的淌着熱汗。班長越對他好，他就越害怕。……

李富榮到廚房裏去了，屋子裏躺着吳黑大一個人。他要逃跑了。他沒有臉見人！

『這是時候了！』他蹣起頭來看了看院子裏沒有人，跳起來抓住褲子，就想跑。但忽然什麼地方兵的一下，把他全身都嚇得軟下沒勁，慌張的扯住被子把頭和腳都裹起來。他個子很長，被子沒包住他，腳和褲腿竟露了一長截在外面。躺着，他尖起耳朵，像兔子一樣聽着。好長的時間過去了，然而什麼也沒有，等他伸出頭來看，才證明完全是他

自己的虛驚。他這才深深的透了一口氣，重新再打主意。他靜靜的聽了一陣，仍舊沒有人，偷偷的又爬起來。找他原來穿的黑褲子，——這他是知道當兵規矩的，帶衣服和武器抓住就得判大罪，他只單純的避開這災難，——不再當兵就得了。

他開了門，四面慌亂的偷看着，靜靜的什麼也沒有。他輕輕的走過拐角的門去。拐角的門外，出去是一個大籃球場，球場過去是一條溝。他怕球場裏有人，蹲在門角裏。球場是那麼靜，連一隻做豬也都回圈裏去了。他開門就往外跑，連頭也不回，直鑽進溝裏去了。

五

天暗下來，房子裏該掌燈了。

鎗是我們的命根，

鋤頭是我們的朋友，

有了手榴彈和小米，

看，真理就要抬頭；……

村外一片雜亂的歌聲，從四面響着向村裏走。這是上山開荒的人回來了。李富榮，剛到老鄉家裏買了兩個雞蛋，在廚房裏煮好，給吳黑大端來。另一隻手還拿着個火柴頭

，準備回來點燈。一進門，沒聽見人呻吟，以為吳黑大睡着了。碗很燙手，他把碗放在桌上，想點着燈後，再叫醒他。燈灼了，李富榮發楞了！他開始懷疑醫生不收的原因，吳黑大病的真假。……

「吳黑大！」他門裏門外，狂亂的叫着。但沒人答應，廁所裏也沒人。他知道班裏不名譽的事情發生了。這像一條粗大的鐵棍打在他的頭上，他氣得發昏了。他在連上班排幹部會上，和四班長訂的「愛兵比賽」中，「保證沒有一個逃兵，愛護病員」的條件！他失敗了。「龜孫仔的！」他忍不住罵起來，跑到廚房裏去叫抬担架的人急速去找。

「快！快！」他叫着，回去提着鎗就走。拐角門開的大大的了，他叫彭鐵鉞子從這裏追去！

彭鐵鉞子聽到這消息臉都氣青了。

「這龜孫仔的！」他罵着：「你要退伍就說明白走，何必裝病，叫老子抬你！」罵着：拔步就追！他一定要找回來問問他！

連長在村口得到了報告，就叫小張去告訴排長，叫派幾個人去幫着找。但他再三囑告，見着人不要打罵或別的侮辱。小張，扛着鐵頭，沒有聽他說清楚什麼，他以為也叫他去追，跟着拐角門裏出來的人就跑。連長想再叫他，他已經跑進溝去了。

吳黑大剛來兩三天，地形不熟，不知道能從這溝裏走到什麼地方去。走着前面又聽

得老百姓趕着牛往這頭走，他怕走不脫，急忙躲在路旁的狼牙刺旁邊。他想讓他先過去再走；可是，他聽得後面有人追來了。他再不能躲在那兒了，伸着脖子，四面慌亂的望着。兩面全是莊稼地，二月天白唵唵的，藏隻麻雀也藏不住。

『完旦啦！』他想着，全身抖顫得立不住脚。但他忽然看見，就在他旁邊隔一條土格楞有一個洋芋窖，他不顧死活的跳過去了。

小張和彭鐵鋸子追過來，碰到中年一個農民趕着一條大牯牛走過來，就站住問。

彭鐵鋸子說：『喂！老鄉，碰到有人走過去沒？』那個農民看着他說：『沒。幹啥？』

小張是個自尊心很強的小伙子，他怕彭鐵鋸子嚷叫開了，這對於軍隊是不名譽的，急忙說道：『啥也不幹？你走吧！』

但是他看着彭鐵鋸子拿着鎗，跑得滿頭是汗；他已經明白了十分之九。他就更堅決的說：『咱保險，咱是參加自衛軍的，還能不負責任？』

小張有些不高興，心裏還想掩飾，說：『快走吧天黑啦。』

他似乎還想說點什麼。彭鐵鋸子看小張不高興，就搶着截斷了他的話：『你的牛跑得多遠了呀，還不招乎去。』

那個農民過去了，小張看着彭鐵鋸子，想了一下說：『他一定是在這一段，他病着不會跑得多快的！』

「他病個毬哩！」彭鐵鋸子楞住他，說：「這龜孫仔的，一定是裝病，難怪人家院長不收！可惜，咱們錯把醫生怪啦！」

「醫生怎說的？」

「說沒床位哩。哼，恐怕他檢查出了的！」他憤憤的吐了一口，又說：「操他娘的，咱們把他當成好同志看待，送他進醫院，把老子肩膀都壓腫啦，他倒爬起來跑了！比死瘟豬還不如！」

「你只說哩，」小張怨恨的叫道：「夜裏咱倒以為他真個病啦，端水端飯的，像服侍老祖宗一樣！這真氣壞了人！走！咱們就從這兒找去，碰上了他，可再不給他客氣啦！」

吳黑大在窩洞里聽得很清楚，每一句話都像針一樣扎住他的心，他覺得同志們對他實在是好；特別是班長，他在舊軍裏碰到的班長不止五十打，但是，那一個像他那樣愛過他呢？那個沒有罵他過，打他過呢？他愈想愈懊悔，也就更覺得自己是不會再被饒恕了！他聽着他們找來了，身上怕得淌着冷汗，牙齒咯咯的互相碰打，心跳得像打亂鼓……天呵，完了，是誰又打起火把來了。

「好，把溝裏爛草點着！」小張叫道：「看他鑽到那裏去！」

山溝裏被火光照得透亮。……

「那裏有個窖！」彭鐵鋸子舉起火把叫道：「過來，你拿火！」

趙貴成舉起火把，小張拖着鐵頭，他們和彭鐵鉞子一齊跑了過去。彭鐵鉞子搬動槍，威嚇的叫道：『出來！看見你啦！還縮住一團不動麼？』

吳黑大全身像觸了電一樣，暈了一陣，但他沒有哼聲，他知道洞口小，看不見他。他死死的貼住窯底，恨不得能鑽進去。

彭鐵鉞子見沒有人答應，便把槍背起來，他以為大概不在這兒了。小張爲了更仔細些，舉起火把，要到窯門口去再查看一下。火燒到門口，照得窯底透亮。吳黑大一下子橫了心。他想：

『拚吧，橫豎完旦啦！』

他在窯裏摸着一塊石頭，恨命向洞。扔去，祇看見火光一閃，聽見小張哎喲的叫了一聲——他打傷了小張了。吳黑大躡身就往洞外鑽——，他還要逃走，他惹下人命了。但彭鐵鉞子跳過去，照準他脊梁上就是一槍托，伸手結結實實的抓住了他，真像鉞子那麼緊，他還能往那裏跑呢？……

六

李富榮從村口上回來，臉都氣青了，聽彭鐵鉞子說，吳黑大已經找了回來，便叫道：『他在那裏？』

『在連部裏。』彭鐵錘子看着他，也覺得怕了。他和他相處的三年半中，他這是第二次變了臉。

『這難種！』李富榮只罵了一句，再也不問什麼，就直往連部的院子跑去。

他從來沒有打過一個戰士，可是，現在他也扎起袖子來了——他要去打這個混蛋，他再不能饒恕吳黑大了！吳黑大就攔了像彭鐵錘子這樣開荒出名的勞動力，欺騙了同志，還打傷了小張！

但他走到門口，看見屋子裏點着燈，他想要衝進去，但是，屋子裏傳出來的，非常安靜而和善的，連長的聲音，把他阻住了。

『這是爲啥？』他頓了一下，輕輕的靠在窗口跟前聽。

『你爲什麼要逃跑？』連長很和氣問道：『你說，無論什麼都說出來，我保證不處罰你。你剛來，這裏的情形你不懂得。我們忙，幾天啦，也還沒和你好好談過話，這是我們在思想上關照不夠，你現在可說一說……』

吳黑大沒有回答。……

『你不要怕，咱們八路軍和你過去待的舊軍隊不同，』連長說：『你有什么不好說的？儘管說吧，咱們能幫助你解決的，我就給你幫忙辦。怎麼樣？你說呀，唔？是班長對你不好，還是同志們對你不好，還是有別的事情呢？』

『班長……』吳黑大剛開口，但又被什麼阻住了，灰溜溜的垂着頭。

「班長怎麼樣？」連長拖過椅子，靠近他問：「班長罵過你麼？」

李富榮聽得提起了他，止不住啃了一聲。

連長連忙叫道：「誰？」

李富榮答道：「我……」

「你是什麼我？」連長生氣了，覺得他沒有規矩：「衣裳，褲子，你沒有個名字麼？」

「李富榮——六班班長。」

「你在幹什麼？」連長說着，開門見是他，話頭倒軟了下來：「回去吧，叫各班點名睡覺，去吧，我不叫你，你不准再來！聽見沒有？」

「聽見啦，敬禮！」

「去。」連長把門關上了。

吳黑大從門縫裏掃了班長一眼，看見那張沒見過的生氣的臉垂下頭來……

「班長怎麼樣？」連長轉過身來，又問：「你大胆講，不要害怕，他罵了你，我會教育他的，你講吧，他罵過你麼？」

「沒——」吳黑大越發難過了，哭喪着臉說：「他好。」

「那末，同志們欺負了你？」

「沒——同志們都好……」

吳黑大話還沒說完，眼淚熱刺刺的從眼眶裏滾下來，呼嚕嚕，呼嚕嚕，傷心的哭開了。連長站起來，拍着他的肩膀，勸慰着他。

『吳黑大，吳黑大，不要再哭啦。』他抓住他的手：『有什麼事就說出來。眼淚是女人們沒有事啦流的！我們革命的戰士有什麼說什麼！』

吳黑大哽咽着，沒有說話。連長扶起他的頭來。

『哭夠啦，抽支煙吧，』他遞給他一支紙煙，接着說：『煙是提神壯胆的，抽着咱們慢慢談。』

吳黑大抽噎着，手拐撐在桌子上，手掌撫着前額。……………

李富榮回到班裏，排長和衛生員在給小張上藥，包紮受傷的胳膊。許多戰士圍着看，議論着，這一定不准再寬大他了。他也許是頑固派，派來的壞人。他很兇的打傷了我們的同志。班長擠過去，抬起小張的胳膊，看見那擦掉的大塊皮流着鮮紅的血，心疼得幾乎要哭起來。跳上炕，把吳黑大的被子，狠命的扔到炕下的屋角裏去，把他給吳黑大墊的褥子取出來，扶起了小張，把它讓他墊在底下。

『你才是我們的同志，』他很難受的說：『他已經不配再用它啦！』

人們都走了以後，班長看到桌上放着的碗，他想起了那裏才掏錢給吳黑大買來的雞蛋，跳下炕去，端來遞給小張。

『起來，咱扶住你，』他抓住他說：『這也是你的！吃吧，還沒有冷。』

小張天真的看着他，親熱靠在他的手臂上。

『班長，』他感激的說：『咱也來忙你啦。你自己也得休息一下。』
他懂得：同志是互相關照……

七

吳黑大回班上來的時候。很多人擁來看。他的眼睛都紅腫了。但戰士們看着他，都氣鼓鼓的，彭鐵鈹子竟站在門口，叉着腰，直挺挺的擋住門，怕他再逃跑似的，惡狠狠的瞪住他，鼻子裏故意哼着氣。

吳黑大一進門就站在屋角的黑影裏，垂着頭，他不敢抬頭看大家，只聽見幾個戰士你一句我一句的說：『燈光太暗了，爲啥有個人看不見啦？』有的說：『人大還是好，可以打小孩的！』又有的說：『英雄是不站牆角的。』有的說：『打拳找靠山哩！』政治指導員趕緊叫道：『你們這是幹什麼？像個同志態度麼？都回去睡覺去！』把戰士們都攆走以後，指導員看了看小張同志的傷，叫班長跟他出去會兒。在階簷下，指導員站住了。李富榮看着他。

『你告訴班裏的同志們，不要侮辱他，他不是壞人，他是很可憐的！』指導員說：『明天，他要向大家講，他已經變好啦？去吧，好好照顧他。和過去一樣，多關心他些』

，叫老戰士們多幫助他，他將來會同我們大家一樣的，變成革命的好同志，去吧！」說完，指導員又走進屋來，和善的望着吳黑大。

『你不要難受呀。』他說：『休息去吧，有什麼事，多找班長談談，他會幫助你的。』說着又向李富榮道：『六班長，吳黑大同志你要多幫助他，等會你可和他談一談。』

指導員出去的時候，親熱的又和他握了一次手。

晚上，吳黑大想得太多了，整夜沒有合眼。昨天很長的時間，他只穿了一件黑短襖，受寒很重，現在，他竟發起了高熱，真的病了。頭發漲，眼睛暈眩，身上像有人在擰一樣，痛得渾身發麻。肌肉也絞緊了，他必須狠命的咬着牙才能忍耐住。但是，他再不能請病假了，同志們不會再相信他的。他不得不隨着吹起床號爬起來。

吃早飯的時候，李富榮看他的臉色不對，青灰色的，以為是他慚愧的表現，沒有多問他。他要去廚房裏打菜，就讓他去了，但吳黑大走了不遠，他頭竟像被打了一悶棒一樣，熱烘烘的一股血衝到了頭上來，眼睛頓時就黑了。菜盆從他手裏掉了下去，一下就摔倒了。他清醒過來，發現自己躺在床上，滿屋子裏都擠着人。指導員、連長、彭鐵記子、小張，全都凝神的看着他，他們看他清醒了，都叫着他的名字，喊叫他，指導員甚至在他給他試診着脈搏……

他背後是誰扶住他呢？他費力的掉過臉去，盯住他發楞了。他不知道應該說什麼。那是班長李富榮。

「老吳？」李富榮看他很難受，安慰的叫他。

好半天了，他才低聲的，叫出了一聲：「呵，班長……」青灰色的臉上，兩顆透明的淚珠，頓時就滾下了慚愧的面頰。

他說：「咱怕見你……」

八

屋子裏靜下來了。吳黑大慢慢由疲乏而睡過去了。他聽着了點名號，便忍痛從炕上爬起來，要去向同志們講話。

班長看着他說：「你算了吧，剛好一點，得休息些，好了以後，你再去講吧。」

他說：「不，咱一定要讓同志們明白我！我要去向大家說：咱錯啦！」

「等病好啦再說吧，同志們已原諒你啦。」

但是，吳黑大不能抑壓住自己，他要求班長扶他到線前來了。大家看着他，熱烈的鼓起掌來。

他開始敘述他的過去了。他是邵縣的鄉下莊稼佬。四一年冬，王保長派他送軍糧到鎮原縣去，在那裏他被扣住了當「壯丁」，作為新兵補充了。他當了二年半舊軍，受夠了當兵的罪，他想回家去看看家裏人。

連長說：『你要回去，你可以走，沒有路費，連上可幫助你些。』

指導員也說：『革命是要人自願，不願意，咱們不強迫你。』

但是，他想：『咱回家裏幹什麼呢？這比那裏都好。咱家裏雖說有老婆，有娃娃，但誰知道他們那裏逃生了去了呢？她們餓，也早餓死啦；打，也早被打死了，咱回去頂啥用呢？要是再被他們抓去當『壯丁』，那又不落了死網麼？』

『同志們！』他想到這些，他堅定的叫喊起來了。『請你們寬恕我，死也不再逃啦！我回去也不會有好日子過，我要跟大家幹革命，幹到底！』

他又說起他的病，很懊悔，很慚愧，禁不住搽下了淚。他說在舊軍隊裏，一輩子也遇不住這種事情，要是這樣，他早被槍斃了。他想起陳二皮匠死得可憐，就一陣心酸，抽噎起來，他想：『要是他找到這兒來，他還不活得很好麼？』

彭鐵錫子見他抽噎得站不穩，走在他身邊來扶住他，勸慰說：『不要哭，老吳！往後咱們好好幹！革命勝利了，咱都要回家瞧瞧去！』

連長和指導員也來勸勉他：『算了，休息去吧，同志們明白你啦。』

但人遇至親淚更多，吳黑大幾年來，滿腔的苦水，竟一傾而出，索性放聲哭了起來。

……

李富榮在吳黑大睡着的時候，他坐在他旁邊擦槍，忽聽得吳黑大一聲哭，他趕快站

起來，他見他臉上淌着汗，知道他做了惡夢，便伸手去搗他。

『怎樣，老吳？老吳？』李富榮叫着。

吳黑大還沒完全醒，看着班長給他擦汗，很詫異，瞪起眼，打量着他……

『呵，班長！』他最後叫道：『熱得很，襯衣濕透啦。』

李富榮遞給他一條乾毛巾。

『先擦擦汗吧，』他說：『等等再換衣服。』

吳黑大停了一會，又叫着要喝水。李富榮從小藤籃裏取出了一個梨來，削了皮切成梨片遞給他。

『這是連長剛買來的，』他說：『小是小，可是好糖梨。』

小張手臂疼得很厲害，一直就沒睡着，看着李富榮削梨。李富榮，遞給吳黑大一個，接着，又給小張削了一個遞去，像哥哥照顧着他的兩個弟弟一樣。雖然，他們兩個躺在炕上的由來很不相同……

多餘的軌心

盧輝武

記一個被俘蔣軍連長的轉變

我右着右着，我們一〇四旅的人都叫八路軍給擠到幾個院子裏了，一陣手榴彈響！我們弟兄們就喊：『不打啦！繳槍！繳槍！』接着就聽見嘩嘩啦啦的放下槍的聲音。我想：『完啦！完啦！我們也得當俘虜了！好容易熬過了這一夜的鬼門關，可不能叫捉去，給活活的整死！』我乘你們就要衝進來，我們連裏人正吓的亂成一團糟，我就背過大家的眼睛，悄悄的鑽進了一個麥秸堆裏。

還好，你們隊伍都不在意這會事兒，他們都只顧槍砲，馬馬虎虎把我們的人一集合就帶走了。我心裏就慢慢慢慢不撲通了，心裏想：『阿彌陀佛！又過了一關！』

可是一會兒，這個進來了，一會兒那個又進來了，我生怕再出了差錯，渾身上下，真是癢癢的難過。也不知道是麥秸屑屑弄滿了身子，還是啥小蟲蟲在咬，我咬緊牙關只是不敢動彈。

院子本來靜悄了一會兒，突然間跑來了一隻狗，身子直低着麥稭堆汪汪的咬，我聽出來這是黃團長太太的那隻狗。牠一天要吃四隻雞的，牠是認得我的，可不敢叫牠知道我在這兒，牠兩隻爪子只要抓它幾抓，腦袋就都休想要了，我試試攆跑牠看，我就用頭壓着麥稭往外頂，麥稭程嘩嘩的往下落，可不好，兩個八路軍從後邊趕進院裏。我剛聽了個『去你媽的……』那狗嗖的一聲跑開了。梆的一棒就扔到我頭上，我顧不上腦袋又熱又辣又疼，只是在想：『這一下完了，還說個啥？』可是那兩個八路軍，好像一點也沒有看見我，又嘻嘻哈哈追狗去了。

總算是天黑啦！這下子可得跑啦，我聽周圍，滿是八路軍，我想：『再熬他一夜，明天他們總是要跑的。』

第二天你們也沒有跑，蔣委員長也沒有兵來。

這樣又冷，又餓，又怕，拖到第三天，你們的一個戰士在麥稭堆後拉屎，我屏着氣，輕輕地慢慢地用鼻子在呼吸。一個啥傢伙鑽進鼻孔裏，我實在忍耐不住『呵——鐵』打了一個大噴嚏，『這一下子可真該報銷了。』

真怪！那個八路軍的兵滿和氣的跟我談話，叫我不要怕，他們不殺我們，優待我們。『鬼才會相信你的話，你們都是先甜後辣。』

那個兵，把我押送給他的官長，我想這會總該完蛋啦，不是剝皮就是活埋。真怪，他們官長也是那樣和氣，也是談了那一套。

上級又把我押送給上級，每送上一級，我就像挨了一次槍斃一樣的。我總想這回可要活埋了。最後把我送到一個什麼部裏，出來了一個戴着眼鏡，鬍子八叉的官長。他問：

『你叫啥？』

我說：『我叫張得貴！』

『你是幹什麼的？』

『我是當兵的。』我死咬住這一口，到那裏也是一個樣，當兵也許不會給活埋的。那箇什麼部的官長，用要吞下我的眼睛，直挺挺的盯着我，像是就要把我活埋似的鬼笑了一下說：

『你不是個當兵的，你是個軍官，說實話吧，沒有事情的。』

我想：『這奸匪真厲害？明明就要殺我，活埋我，可是笑起來真像滿和善的。我也得裝的正經些，千萬不敢上他的當。』

我把臉板着認真的說：『官長！可以調查的，我確確實實是個兵！』

我看見他有些不耐煩了，回頭叫他背後背盒子槍的兵：『警衛員！』

一下子我就從頭冷到腳梢，祇要他的命令一發，『噓！』可就完蛋了。槍斃不跟活埋都是一個球樣！

可是他並沒有說別的，我聽的清清楚楚，他說叫把我帶下去，交給一個什麼幹事去處理。

自然我鬆了一口氣，我可以等到晚上再去死。我有着一天的活命，現在我先去黑屋子去。

那叫做『警衛員』的隨從兵，把我交給一個人，那個人把我放到連門也沒有的房裏，自然就不會鎖上了，也沒有人管，也沒有人放哨，死的念頭，暫時離開了。

悶得無聊，我探出頭，看着天，我又打主意了，『跑吧！也許跑得脫！』正是這時候，從街門口，一個女人的背影一閃過去了，這個背影，我熟得很，我揣想了一下，想起這是譚芝明，我們旅通訊連少校連長陳鶴齋的太太。她一定是叫『匪軍』弄來搗鬼名堂的，可憐啊！她的男人，也許正躺在上官村炸塌的房裏，頭上留個窟窿，她的大女兒新真，二女兒豫真，也許正哇哇的哭叫，沒有人去看他們一眼。

想到這裏，我忘記了自己的害怕，專門替她擔憂開了。正在這時候尹淑芳的背影又出現在我的眼裏，我想：『可惡的奸匪，把我們迫擊砲少校副營長蘇傑元的太太也弄來了，不知道有多少太太都叫他們給糟塌哩！』我心裏橫七豎八越想越氣，可巧蘇副營長迎面抱着他的小孩來了，奇怪他一點不發愁，滿面笑容向我走來。這個無恥畜牲，自己老婆都叫人家去搞了，自己還死皮不要臉的咬着牙齒笑哩！我懶得答理這號子人，他却笑嘻嘻的跑到我跟前先對我答腔了：

『你也來啦！你的太太哩？』

你叫我怎麼說呢？我睡他一臉吧！可是他總是大我一級，我還是應該有些禮兒去應

付他的，我沒精打彩的說：

『她還在太和村，我……』我說了半截就收住了，我是想說：『我死也不會叫他來這兒』。

那傢伙居然勸起我來：

『喂！還是叫她來吧，八路軍待咱們挺好的。』

我一股火冒起來，我想：『挺好挺好的，把你的太太送去慰勞人家，人家會用香腸牛奶招待她，把你可推到冷冰冰的地獄裏，把你的太太拉到煖烘烘的屋子裏。』可是這些話，不好當他的臉說出口，我只是不作聲，把頭低着，擺弄着我的扣子。

他好像太興奮了，高興得叨叨下去，他講他被俘時——不，他現在也學會說什麼『放下武器』時，他的太太沒在跟前，起初自己也挺怕，見有許多同事帶着太太抱着小孩，有的八路軍把他們的小孩騎到自己的肩上送他們走，有的八路軍領着男的找太太，有的領着太太找男人。當了俘虜，家庭還能團圓。他說陳鶴齋就是弄得妻離子散，人家給他清查出來送回來了，又給他送回來了大女兒新真，他的小女兒豫真呢？人家都找下奶媽養了一天了，一聽說他丟了小孩，又給送來了，他說到這裏，用臉低到自己的小孩臉上說：『我這個小乖乖也是人家送回來的，人家又領我回到太和村找到了淑芳（是他的老婆）。』我忽然想起門外槐來槐去的人影是怎麼回事兒了。但我也越弄越糊塗，這難道會是真的？

他看透我在轉彎子，就站了起來，一把抓住我的右手，拉我走到一個院子裏，啊！多麼熱鬧呀。劈頭就撞見了電話總局艾俊豪所長的太太和孩子，通訊連襄漢祥排長跟他的太太和閨女，這樣正正有二三十對，加上大娃娃小娃娃，喊的、叫的、笑的、鬧的，真像一個五世同堂的大家庭，一下子把我的一切成見都打破了。婊子養的，我們那些賣狗皮膏藥的政工人員，過去說的都是瞎話！我想起要快快的找回我的老婆來，同之我回轉身子，三步併成兩步，闖進那位戴眼鏡的八路軍官長房裏。我先前哄過他，準備先挨一頓罵，我立的端端正正喊了聲『報告！』

裏邊說：『進來吧！什麼事呢！』他整理着文件，似乎沒打算答理我。

我跨進了一步，不好意思的說：

『報告官長！我不是個兵，我是一〇團旅連擊砲第二連連長。』

『啊！你是連連長？』他抬起頭來，眼睛更加像釘子釘着我。

『不，那都是瞎扯！我不叫張得貴，我叫陳俊。起初我在你們活埋，就胡謔了一套，現在……』我顧不得他聽不聽，我一五一十的說出我的心思來，最後要求他給我解決一個困難，把我的老婆也找到這裏來。

他又不耐煩起來，嘴閉的緊緊的。用手很快的翻着一本小冊子——像是花名冊——最後在那本本上一個地方停下來，找到了一塊紙，在上面嘈嘈的劃了一會兒，塞到我手裏，對那個揹盒子槍的說：

『帶他到收容所裏！』

天啊！又撞見啥倒霉事了呢？我不敢再想下去，我用顫抖的手，打開那張紙，那上面寫着：

『×科長：你們那裏姓周的女俘虜，她的男人陳俊清查出來了，就叫他們在一起好了……』

我的心像塊石頭一樣，撲通一下子落下來啦，我只覺得我自己這幾天真是蠢得可笑。

仇恨

李莊

下面是民兵隊長王進財談的故事。他今年約摸四十歲。放過羊、當過兵、住過長工；他是個敢幹而有辦法的人。

一

那天夜裏，鷄叫過三遍，我們被敵人包圍了。敵人頂少有一百多。我們是十三個人，八條槍，看起來這回可完了。

說起來這是個大疏忽。那個黑夜雪真大，風颳得就像牛叫，鷄叫過三遍，我們的骨頭都凍僵了。人們都說，這可沒事了，烤烤火吧。在學堂裏生起一籠大火，十幾個人圍着。連話都懶怠說，有人烤着烤着就睡着了。

忽然，西邊響了兩槍。北邊、南邊都響起來了。大家亂了個一團糟。我想：看樣子是衝不出去了。頂住打，天明了王莊溝、杏村的人就會趕到。我指揮大家頂住大門，用

鞋底子把火踏熄，上房。雪真大，小拴子、二孩摔下來了，這兩個孩子有種，哎喲了兩聲，爬起來，也都上了房。

敵人從四面向我們打槍。敵人的槍法真壞，子彈嘶嘶的在頭上叫，遠遠得很。我向大家說：『不瞄準不許打槍。』

我爬在門樓上。雪地灰忽忽的，過條狗都能看得見。我把手榴彈預備好，監視孫家巷子。

一袋烟的工夫，敵人的槍打得更密了。子彈一直向我打來。我知道敵人要衝鋒了，對大家說：『不要管敵人打槍，注意地上。』

四五個人影子向着大門幌過來。走的很慢，我用嘴呵了呵手，看着他們近了，送了他一顆手榴彈。『轟！』樹上的雪鑽了我一脖子。打仗顧不得這個，我又給了他一傢伙。敵人跑了，有一個躺在地上，娘啊，娘啊的直叫。

敵人真鬆。好多一會沒有再衝。我正納悶，前街上有人叫起來了：

『進財，繳槍吧！都是鄉親，繳了槍沒事。』

『孫團長也來了，不繳槍一個也跑不了。』

我一塊石頭落了地。原來這是孫繼祖的『還鄉團』。一羣怕死鬼。怪不得沒有機關

槍。

『等着吧！』我說：『槍是八路軍發的，能給了你？老子手榴彈有的是……』

『你不繳槍，先殺你娘！』

我的腦袋一下子大了，差一點沒掉下來。爹早叫孫繼祖逼死了，就剩一個娘了。她受了一輩子罪，臨死還……我的腦袋昏了。

『進財！進財！你合計怎麼樣？』

一聽二孩這句話，我混身發熱，手都不冷了。怎麼辦？反正和孫繼祖斷破臉了，他的地土、房子都成了咱們的了。繳了槍，娘完了，我完了，分的六畝地也完了。這地才收回來，剛種上麥子。嘿，我想：衝出去，有人就有地。娘反正是老了。我心裏橫着二股火，對敵人說：

『我們合計合計，看看大家的意思再說。』

他們也不打槍了。

我把房上的人都叫下來，留下小拴子看住敵人。

我說：『你們看怎麼辦吧！』

大家沒有說什麼。都摟着槍，把手放在嘴上。冷啊！

二孩說了：『看是要死要活吧！繳了槍，什麼都由人家了。衝出去，什麼都是咱們的。』

永不說話的福慶也說了：『到了這步天地，還有什麼說的。打吧，總不能叫他捉活的。』

人們把腦袋都揣在腰裏了。我把心一橫，向他們說：「咱們衝出去，什麼都不管了。總有報仇的一天。」

不知道什麼地方來的那麼股勁，被子不要了，槍也拿得住了。學堂和留子家隔着一人高的牆，我翻上去，水雲跟着，小栓子同二孩打掩護。

敵人又喊叫起來，見我們不應，又打起來了，二孩也過了兩槍。

留子家有個茅房。茅房後頭排着玉菱程，過了玉菱程是條溝，一直通到東山上。我們彎着腰跑。槍更緊了。

我們佔領了溝口的土包子，掩護二孩他們退却。敵人發覺了，嚷着打着，又不敢逼近，我們算衝出來了，二孩的胳膊上挨了一槍。

這一仗真兇險啊！敵人太大意，也太鬆包，他們要是在溝口上放幾個人，我們可就困難了。

一一

我們退到一個山窩舖裏。崔老漢挺奸，給我們生了火，鋪了草，煮山藥蛋吃。大家挨了一頓打，一夜沒睡，都累壞了。情緒可都不壞。我叫福慶到區上報告，順便把二孩送到醫院裏。

天黃昏的時候，根生跑來了。他滿臉是汗，混身冒氣，臉是紫的。根生也是個會員，就是不好說話，老老實實的。

他跑來一頭栽到草上，直挺挺的。過了半天，哇的一聲哭了，我們吓了一大跳。

他把村裏的事情告訴我們，肺都氣炸了。

我們從村裏退出來，天就快明了。村裏人跑出來的不多。「還鄉團」站上崗，不讓人們走動，孫繼祖又佔了他那樓院子。

人們躲在家裏，飯都沒有作，不知道要出什麼事。晌午，「還鄉團」的人拿着棍子到各家找人，說到北場上開會。天哪！北場的雪掃淨了一大片，沒雪的地方放着一張八仙桌，上面繫着紅圍子。孫繼祖滿臉橫肉，縫縫着眼，坐在椅子上。他看見人來了，睜開眼向大家一看，鼻子哼了一聲，把臉往西邊一轉。人們的臉隨着轉過去。啊呀，塢邊的小樹上橫綁着一根杠子，杠子上拴着一條繩子。地上有一個木桶，桶邊放着亂七八糟一堆東西。

人們擠在一塊，站在雪上，都僵住了。

這時候有鞭子響，有罵人的聲音。幾個「還鄉團」把根生嬌押了來。根生嬌光着脊梁，白頭髮散着，手捆在後面，臉是青的，搖搖幌幌的走着。「還鄉團」把她押到桌子前邊，高聲叫着：「跪下！跪下！」

根生嬌沒有聽見。

孫繼祖抽了兩口烟，眼珠子瞪着，可沒說什麼。

『還鄉團』的人把鞭子輪圓，照着根生孀的脊梁打，一鞭子一個紅印。根生孀哎呀一聲倒在地上。她在地上亂滾，成了一個泥人。她沒哭。過了一會，她用膝蓋頂着地，又搖搖擺擺的站起來。

孫繼祖說了：『不跪就不跪吧！你凶，叫你凶到底。』

根生孀喘着，仍舊不說什麼。

『你們清算的好。有骨頭，把地搬到東山上去。』孫繼祖的唾沫星子飛着，又說：『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把我的東西都拿出來。五個半月，每月五分行息。』他說到這裏，用賊眼向衆人一掃，大口抽着烟。

根生孀直着嗓子叫開了：『孫繼祖，什麼是你的東西？西堰上那五畝地是誰的？我給你作了廿三年飯，給過我多少錢？你那大樓是誰蓋的？你們孫家都不是人，你老子孫守業六十多了，還欺侮我！』她喘着，瘋子樣的向桌子撞過去，『還鄉團』的人用勁把她推倒，幾條鞭子又像雨點一樣的打下去。

人羣裏不安靜了。男人們瞪着眼，咬着牙。女人們用包頭蓋住臉。孩子們吓得直哭，大人把他們的嘴堵住。

孫繼祖就是一個狠。他叫根生孀罵了一頓，倒笑起來了。他喝住『還鄉團』的人，把嘴一裂，對根生孀說：『嘿、嘿！過去的事不說了，都是鄉親，人不親土也親。姓孫

的總要對得起人。」這小子賊眼一溜，又說：「你積極，王進財他們也積極，你把他們叫回來。夜晚打擾我們兩個人也不說了。帶槍過來將功贖罪，對你也有好處。」

根生嬌差點兒沒吐到他臉上。顫聲顫氣的說：「姓孫的，有本事你把他們抓住，叫我辦這個傷天理的事，你別作夢。你利害，將來有你受的。」

孫繼祖拿起一個茶碗，打到根生嬌臉上，根生嬌直着脖子叫了一聲，倒了，血流了一地。

「吊！」「還鄉團」的人聽到命令，拉着根生嬌的頭髮，拴在繩子上。根生嬌的肋條鼓起多高，「呵，呵」的喘着氣。

「還鄉團」的人拿鞭子蘸上水，下死勁抽根生嬌，抽着抽着，一鞭子粘下一塊肉。血淋了他們一身。根生嬌不喘氣了，腿也不蹬了。

孫繼祖把桌子一拍，嚷着：「要死要活，叫你們看看。」他用手一擺，對「還鄉團」的人說：「把老三、臭旦、孫守人給我帶了來。」

幾個人拿着槍向村裏跑去。一個傢伙用刺刀衝着根生嬌一通……

場上亂了。女人和孩子又哭又叫，男人們嚷着跑着。「還鄉團」的人吆喝着，追，開了槍。

根生把事情說完，一點勁也沒有了。他的腦袋紮在胳膊上，半天沒有動。崔老漢仰着頭立在門邊，連說：「大仇大難，大仇大難。」我們的人伸着脖子，眼珠子都紅了。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辦？」

『要文書，要丑子，反對死頑固。』人們喊着。我們民兵緣喊的格外響。

『文書日本人燒了。東西鄉親們拿光了。就剩那一串院子頃把地了。鄉親們抬抬手吧！』

『把內貨拿出來！』『欠賬還賬！』

『內貨？什麼都沒有了。大家找出來，我認罰。』

根生婦從人羣裏擠到前邊。『呸！』唾了孫守業一臉：『日本人那回掃蕩到過你家？是你把文書燒了？你沒有內貨，樓西屋裏埋的是什麼？』

孫守業像叫人打了一棍子。臉都青了。他睜大眼，忘了是在鬥爭會上，兇狠狠的對根生婦說：『騷貨，有你說的？不要臉。』

根生婦瘋了。她三步併兩步竄上去，下勁打了孫守業兩個嘴巴。咬住牙罵：『天殺你。你逼死我當家的，還欺侮你老娘。到這時候還罵我，你罵！，她跟着一下一下的打起來。』

孫守業不想活了。他左遮右攔，竟一下子把根生婦推倒了。人羣裏開了鍋，男的女的一窩上，人們的怨氣真大呀！

孫繼祖這時忽然對看着他的民兵說：『我去坦白吧！』民兵答應了。他從外邊擠進來，乾巴巴的笑着。放開嗓子叫：『鄉親們，有話慢慢說。什麼事都有我。文書、內貨

我都知道。」

臭且攔住衆人，費了好大勁叫大家不要嚷，「聽孫繼祖說。」

孫繼祖這小子，事後才明白他有政治問題。爲什麼日本人掃蕩總不到他家？我們本想先鬥孫守業的經濟，再鬥他的政治。沒想到這小子機伶，人們一下子叫他哄住了。

「鄉親們！」他說，「多担待點兒吧！咱們老人上了年紀，有點糊塗。有什麼事我頂着。咱們辦得到的還能不辦嗎？」

「把減租的文書拿出來。把內貨挖出來！」

「憑良心說，我孫家傾家敗產也產不敷償。鄉親們多照顧吧！」

「別費話！文書、內貨到底藏在那裏？」

孫繼祖的臉原是青的，一下子白了。他看着大家，忽然把掃帚眉一皺，結結巴巴的說：「文書在西廂房夾壁牆裏。樓西屋埋着一缸現洋，西圪道山莊上有十幾個包袱……」

孫守業沒等他說完，忽的從地上爬起來，惡狠狠的對孫繼祖說：「你別胡說。那裏有你說的話，給我滾……」

孫繼祖沒有理他。還是乾笑着對衆人說：「鄉親們高抬手吧。我孫繼祖說句假話，叫我不得好死。諸位不信，我領着去挖。」

年青的跟着他挖東西去了。臭且和孫守人……在塢裏算賬。根生嬭、柱兒娘想起過

去的事情，在一邊哭。女人們亂烘烘的勸着：『人死了，沒難受了。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到了出頭的時候啦！』

有人回來報告，東西挖出來了。好些人高興的嚷、跳。卡幾家被孫守業逼死人的，慢慢也不哭了。

孫繼祖同許多人來了。他裝得就像一個人，有了理一樣的說：『我不能說瞎話，我總要對的起鄉親們。我們孫家產不敷債，都拿出來還不夠，那能藏下？』人羣裏有人罵着：『別裝蒜，誰叫你產不敷債呀！』

他還是滿不在乎的說：『天不早了，該作飯了。明天我帶諸位到西家道拿包袱。』天真是不早了，是作飯的時候了。好些人想回去了。我們辦了一件糟糞事，被他虎弄了。晚上沒有看住他，一家子都跑了。

孫繼祖跑到城裏，成立了『還鄉團』。我們民兵從此就有事情幹了。那天夜晚不小心被包圍，幸虧打出來了。

和敵人打交道可不能大意。孫繼祖比孫守業來個大，竟沒有注意他。對敵人你要狠，你不殺他，他要殺你。經過這一回，我可更清楚了。

四

福慶回來了，他說：區上說我們這一仗打得好。表揚我們。二孩在醫院裏，公家管吃管治，叫大家放心，還說：估計敵人可能在孫家鞆紮釘子，叫我們在山上堅持。吃公糧。

我正發愁糧食，這個大問題解決了。大家都高興的問：『區上表揚咱們了？』『郭同志什麼時候來？』

福慶說：『郭同志很想看看咱們。過幾天就來了。』

我們就脫離生產了。王莊溝、杏村同我們孫家鞆成立了聯防。我們天天到村外活動，人少，不敢硬打。敵人也不敢上來。

不管那一點，我們這個民兵隊都不壞。幹什麼都沒問題。根生還是不大說話，辦事情可有股牛勁。就是貴鎖同大年，說起家裏的老人就唉聲嘆氣。我知道他倆放不下。誰能一下子放下呢？

我想：不打個勝仗，他們倆的勁總是不會提起來。

想着想着，機會來了。

我們打仗的第三天，黃昏，寶山不知道怎麼就到了我們窩舖裏。放哨的也沒查住他

，多危險！說起來，寶山還是我個木家哥哥，就是不是我們這一氣的人。

人們看見他來，登時就預備好了。預備好了就問他村裏的事情。

他說：村裏很安靜，根生婦埋了，臭且他們也沒事。他還說：『孫團長對你們民兵隊的家照顧的挺好，大家放心。』

一下子我就看出有問題。小拴子端着槍擠到前邊，把寶山混身一搜，沒別的，就是搜出一封信。

寶山這小子總還算沉得住氣。

我不大識字，小拴他唸了一遍。是孫繼祖寫的。裏邊說八路軍不行了，中央軍大兵一到，半年就要消滅精光。他看在鄉親面上，要拉我們一把。帶槍過去不殺，還保存果實。再要執迷到底，先殺我們全家。

依着小拴子幾個人的意思，先把寶山槍斃了再說。我一盤算，這是個機會。咱們要能混到村裏，弄好了就許幹住孫繼祖，頂不行也把他打亂了，救出些個人。『這鄉團』都是怕死鬼，中央軍離孫家鄉十幾里，一時也想不到……

我對大家說：『兩國交兵，不斬來使，寶山是中人，不甘他的事。』

寶山乘着機會說：『就是，就是，我也是爲的大家好。我又不是還鄉團。』

我把寶山拉到外面，說好好商量商量。他準是看着我有心，先說我娘沒事，叫我放心，往後就灌米湯。說孫繼祖早就看着我出息，吃過糧，當過兵，會打仗。他手下還

缺個隊長，我頂上就挺合適……。

這小子想收買我。我也不是傻子。我說：既是孫團長抬舉，咱們還有不樂意的？我一個人過去也不好看，總得多拉一些人。杏村、王莊溝咱們都有熟人，一併拉過去多好多？這邊真苦啊！大家也會願意的。

我們說好了。他明天黃昏到這裏通信。他臨走再三囑咐，可別叫大家胡鬧。我說：『三哥，咱們是一家人。要鬧你，你今天還能走的了？』

我們的人都瞞怨我：『怎麼把他放走了？』我說：『不管怎麼，要幹就得這麼幹，不撒米捉不住雞。不進去抓不住孫繼祖，救不了咱們的人。』我又說：『咱們好好想一想，願進去的進去，不願進去在外邊。都不願這麼辦再想法子……』

人們一聽孫繼祖，救家裏人，勁頭都來了。根生也說了話：『誰不去，我也和進財去，我日他奶奶。』

又合計了半天，大家都說還得和郭同志商量商量，看看他的主意。

第二天一早我去找郭同志。人家會分析。他說：孫繼祖扣住我們家裏的人，他一定攪着抓住了刀把子。他們在孫家窩紮了釘子，正在得意。我們挨了一頓打，退出來了，他會趁着正是誘降的機會。郭同志再三說：就這麼幹，千萬要小心，別露一點馬脚，先送人去穩住他！得手就下手，不得手就等等看。

賈山來要回信，我說：『過去倒都願意過去。就是杏村的老張還說要合計合計，這

事情可不能着急。』我是故意這麼說，免得引起他的疑心。

這小子真急了。他說孫繼祖立等回信。叫我好好賣把力氣，作個見面禮。我知道孫繼祖是急着急，我們在這裏，他覺都睡不着。寶山這小子又想獻功，正可將計就計。我就說：『依你呢？』

他一本正經的說：『你要先和團長見了面。最好先過去兩個人，團長好相信。這是你求人家，不是人家求你。』

我們說定明天黑夜回來。我去見見孫繼祖，順便帶去兩個人。我說：你們可要好好秘密，這邊一知道，可不是玩的。

我們開了個會。我把這情形一說，大家都覺着保險。說好我和小拴子。恒元先去。大隊隨後走，藏到村東頭三官廟裏。事情弄好，他就送我來。先幹掉送的人，再回去抓孫繼祖。事情弄不好，我們在村裏打槍，大隊就吆喝着衝進去。

這件事說起來也順利。孫繼祖佔了一輩子便宜。這回買賣沒作好，一下子連老本都貼上了。

五

天黃昏，我們四個人往孫家籠走。寶山還帶來四、五斤豬肉。嗚！還沒投降成，小

子們就來慰勞了。

臨走人們故意說：『隊長，就是你們三個人去？不多帶幾個人？』我說：『我見見團長就回來，你們也快了，別着急。』寶山說：『對，對。進財就是有見識。』沒走到村裏，天就黑了。這是個月黑天，雪照着還能瞧見路。村東口修了個砲樓，頂子還沒蓋起來。砲樓邊有個哨兵。

『口令！』

『復仇。』寶山隨口說，我可記住了。這個時候你只放一個哨，自找倒霉。

街上門都關着。看不到什麼火。房子都顯得高了。我心裏也是直跳，我用盡力氣壓住氣，這回打不住老虎，準會叫老虎吃了。想到這裏反倒不怕了，打仗就是拚命嘛。

孫家門前掛着盞馬燈，有一個崗。寶山和站崗的說了兩句話，一直領我們走進院子。孫家收拾得更好了，燈火通亮，靜悄悄的。寶山剛進了正房，就聽到孫繼祖說話：『進來，進來！叫他們進來。』

噓！房子真排場。兩盆木炭火，鏡子擦得透亮。頭號洋油燈，炕上的帳子是粉的。我是第二回進這個房子，第一回還是大前年對孫守業減租說理的時候。

我們給他行了個禮。給這個小子行禮，真惡心，要不爲捉他，揀了腦袋也不幹這個事。

孫繼祖和氣的像個人。叫我們坐下，又是茶，又是烟。我們把槍靠在牆上。抽煙就

抽煙。

孫繼祖塞滿了那個太師椅子。仰着頭，就胡說白道起來了。他說：『我知道你們上了八路軍的營。鄉裏鄉親，叫他們挑唆的失了和氣。八路軍完了，你們怎麼辦？我是這樣個人，能拉你一把，就拉你一把。』

我故意結結巴巴的說：『就是，不知道怎麼叫他們迷惑住了。那邊軍苦，誰受的了？團長多栽培吧！』

這小子樂了。臉上的白面抖動。難看呀！他把手一擺！哈哈大笑：『跟着我，總會吃虧，好好兒幹，將來都有生發。』

我裝出可憐的樣子，立起來說：『報告團長，千萬費心多恩典我娘，有什麼冒犯，進財補報團長。』

『你放心，』孫繼祖說：『部下的家屬，我能不照管嗎？你分的那房子，不說了，我就沒讓弟兄們進去。秋毛未犯。』他把頭一轉，大聲說：『人吶！』兩三個提着盒子槍的趕緊立正：『有！』『叫你們給進財家送的自麵送去沒有？』『送去啦！』孫繼祖對我望了一眼，又大聲罵護兵：『提着槍幹嗎！』

孫繼祖又示了一番恩。忽然把臉一板，下起命令來了，他說：『杏村民兵裏的狗孩是他的人，叫我去取好聯絡。不能全拖過來，也攪他個亂七八糟。他說，王莊溝的老張方是個混賬東西，叫我們多注意他。他真不願意過來，有空把他幹掉。他叫我們五天內完成任務。』

我故意作難，唧唧咕咕的說：『五天怕不行吧！』

『怎麼？』小子一下惱了：『這是命令，命令要絕對服從。』過了一會，他又說：『我這也是爲你，臨過來要先建立一番功勞，我這缺箇中隊長。』

娘還在，我就放了一半心。這小子也糊塗，你扣住我娘，就保險我不能揍你？我心裏說：走着瞧吧：

小拴子他們裝得傻頭傻腦。倒挺像。這時他插了一句：『報告團長，要是他們不來呢？』

『不來？』孫繼祖不看他們，還是勸我說：『怎麼會不來。團長有的是錢，有的是官。啊！我忘了，你們還沒吃飯吧！成天小米山藥。人來，給他們做飯。』

我立起來，說：『謝謝團長，吃過飯了。』又說『沒別的事我就回去了，時間長了怕不好。』

『你先回去也行，我給他們做飯。五天以後等你們，完不成任務，我要執行軍法。』
『呸，今天我就要執行軍法了。我說：『團長命令，死也得去，保險完成。』臨走，我故意說：『報告團長，我這支槍先留下吧！』
『不用，你先帶回去，免得叫那邊疑心。』

對，就要用這支槍結果你。

寶山送我來，說：『團長這樣待你，真是——進財，你不能忘了我呀！』

『三哥，還要你多照顧。能有個生發，還不是咱們王家的光彩。』
寶山回去，我過了哨兵，一直走到廟裏。人都來了，正探頭探腦的望着。我叫大家不要響，把情形說了一遍。我把短槍給福慶，告訴口令，叫他去摸哨。臨走千囑咐萬囑咐，可不能打槍。把哨兵卡住，喊一聲『還鄉』，我們就衝過去。

我們準備好了，等着。大冷天還出了一頭汗。事情弄壞了，小拴子他們就糟了。心機也白費了。我還能見郭同志嗎？

『還鄉——』我們真聽到了。大家端着槍跑出去。福慶真行，哨兵在他前頭跪着。撕下大襟，塞住這小子的嘴，五花大綁，搬到小廟裏。我們繩子預備了十來條，有你們用的。

福慶走在前邊，我們離着十來步。有什麼人開門，還有人唱什麼，都不管它了。

『口令！』

『復仇。』福慶滿不在乎，一直走到哨兵跟前，把槍一亮，小聲說：『你叫一聲，我就打死你。』

我上去撚滅馬燈，下了哨兵的槍。我們五六個人直奔上房，剩下的到兩廂去。

簾子一掀，幾桿槍放平，我氣虎虎的說：『不要動，不要嚷，那個動斃那個。』他們還沒吃完飯呢。大家都一楞。小拴子一個箭步，綽起槍，也對準孫繼祖。

孫繼祖啊的一聲，先說了一句：『幹什麼？』臉忽的白了。『進財，你——幹什麼

『別發話，都給我捆上。』

六個人，三枝盒子槍，一枝步槍，我們勝利了。什麼都顧不得拿，帶着人就走了。到了村外，我們就打起槍來。連打帶喊。村裏一下子開了鍋。敵人也跑，咱們的人

也跑。就是不敢去追。

孫家寨收復了。

第二家庭

克錦

一、被俘

我們是住在河南×縣，和日本據點只隔二里路的×村鎮，我們這一支號稱『抗日的國軍』，荷負保衛黃河的任務，接防三年以來，與日本人沒有進行過戰爭。士兵老的開丁小差，新的便補充一批，經常是這樣新陳代謝着。部隊的教育中心是『反共』，上級發下一本一本的小冊子，列舉八路軍的『罪狀』。我們無從知道真實情況，只是人云亦云的向士兵講解着，總之『日本不足畏』，『赤禍』才是中國的主要敵人，這是我們教育的中心。官長們利用城內『和平救國軍』的關係，經常的辦些私貨，運過黃河去賣，獲利頗豐。我原來是一個連的政訓員，現在已經是升成團的政訓主任。我們的同僚，每日吃酒打牌，不斷的赴結婚喜宴，因為當官的娶一個老婆，照例可以報銷七成眷屬米。如找不到太太的就算吃了虧。雖然我們是住在一個小市鎮裏，可是『宴樂昇平』，頗不寂寞。

不期然的在我們這個不受戰爭影響的『世界』裏，傳來日本投降的消息，真想不到，中國抗日勝利了。有許多士兵詢問我們：沒有打仗爲什麼會勝利？我們照着上級的指示，說：美國的原子彈一顆能炸『四百方里』，日本怕把三島炸平，所以就趕快投降。這樣說可以使每個人對美國使我們享受勝利果實懷無限的感激。人們從粉紅肉色紙醉金迷的生活中，興奮起來，像注射了足夠的嗎啡針和強心劑。有的打算衣錦還鄉，有的計劃到天津上海，有的睡不着覺想着發點勝利財，有的切望重回跳舞廳、溫柔鄉，或到書寓中會故友。……

天遂人願，長官部發來開撥令。師長講話，我們的任務是到北平去受降。好不樂煞人也！起糧款，派車輛，抓快子；夾雜着私人車；買皮箱，備行李，賣舊貨，拍軍需，請副官。白天如熱鍋上螞蟻奔顛。不高興時將勤務兵打罵一場，夜晚泥爛在酒香中。

我們的隊伍、車輛、挑担，擺開長蛇陣。也不知什麼原因，行起軍來病號特別『踴躍』，開小差的更多。走了七八天才到了新鄉。每日平均最多走三十里地。軍長下了命令，眷屬一概留在新鄉，不准往前走。大家莫明其妙，不忍與嬌妻美妾分離，但是軍令如山倒有什麼辦法。我的妻及三歲的女兒，只得留在團留守處，請留守副官照顧，並囑他們早日繼續來平。第二天在行軍集合時，團附的家眷沒有留下，企圖偷偷帶上，被師長重重中斥一頓。

我們理想的到北平，是坐火車頂多兩天就可以到達。誰知行行復行行，沿鐵路邊走

着，心中納悶也不敢去問。走了一天，一覺起來，師長集合講話，說，我們已經要入『奸區』。命令：槍上頂門火！前邊派尖兵！大路兩旁要進行搜索，放出斥候，準備打戰；三團是前衛，一團是後衛……每個人更是莫明其妙。抗戰倒不打戰，爲什麼勝利呢？打起戰來呢！當天打了一個小戰，佔了一個縣城，抵抗的是少數游擊隊。進了城，城裏老百姓逃避一空。我們首先毀門倒窗各處去發洋財。誰想到中地雷傷亡，比打戰還多。我只得到一捆偽幣，團長生了氣下令抓了十七個老百姓，說他們通八路埋地雷，當天晚上就把他們活埋了。據報告說那一天我團開小差的有一百四十七名，夜晚捉回三個，將他們的耳朵削掉，處罰担行李。

這兩天隊伍非常疲勞，行軍、偵察、戒嚴、做工事、打戰，總算是旗開得勝，奪下一個小城和一個小車站。師部下命令要在『匪區』搶夠半個月糧食，但是糧食却找不到。抓住老百姓，百般拷打也得不到多少糧食。這個任務真不容易完成！我被勤務員領到一家整齊的磚院內。鴉鵲無聲，步入西廂嚇我一跳，見一五十餘歲女人赤身露體，披頭散髮，下部流血被姦而死。我嘆了一句：我們士兵幹的真快呀！真快呀！

今天只走到上午十一點半，師部說據斥候報告，我軍被『奸軍』包圍，下令就地宿營。我們住在有百餘人家的一個村莊，一片靜寂，毫無臨敵氣象。團長下令趕築工事。把村子四圍砍倒一片樹木，將交通阻礙。樓房上架起平射炮，牆上打下槍眼，彷彿『固若金湯』。

清早起來團長示我一信，說是『奸軍』方面送來。打開一看，是要求停止內戰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，勿給反動派擋砲眼……等辭，限三個小時內答覆。我看了後只有驚奇，想不到戰爭中還有通信之事。但我默默難作主張，團長派一傳令兵將信送到師部。

黃昏時候，機槍聲驟起，稍時停息。據團長說『奸軍』佔領村外高地圍困我軍，三天以來，給養早完。向師部請示，批答：無法解決，就地搶糧。奈將全村挖地三尺不見餘糧！全團已餓一日，搜出老弱婦幼二三十人，集中於村東一廟中，嚴加拷索，說糧食在村外『奸軍』陣地。因此毫無所得！在團長暴怒下，將這些人都架火焚化，臭氣瀰佈全村。『敵人』經常在戰壕內喊話，動搖軍心，師長命令那裏喊話，就向那裏開槍射擊。

第四日拂曉，槍聲大作，如急雨如驟風，一陣緊似一陣。我心中有些慌亂，奔赴團長處，團指揮所設於村東，到時適值傳令兵報告，說『敵人』已衝到村邊。三連陣地薄弱，團長命預備隊七連增援，師部來電話說，三團有一個營投降『敵人』，陣地全失，現在情況不明。正說時電話就不通了。又得報告說，『敵人』抬梯子衝至二連陣地，有渡過樹木障礙物之勢。團長着急，將預備隊全部增援。一霎時手榴彈聲轟動屋宇，砲彈炸壞村中平射砲陣地，喊殺連天。團長得不到情報，登屋一望，見『敵人』已經進村，團長立刻召集馬弁，團部人員抓着槍就向師部方向衝去，企圖突圍。跑至村邊，被『敵人』攔腰截擊，各自奔散。我與軍需官一塊，爬過棄屍滿壕的工事，還算幸運奔出村外。

。我還提着一枝美國自動步槍，軍需官扛着一包公款。四顧沒有『敵人』，我倆渡沙灘、越地堰，奔跑着，驚悸的心，覺着又痛又慌。落魄的身軀，疲乏、飢餓、口渴，無法支持。軍需官說他扛着二百多萬法幣也有關金，我們如果跑到新鄉，可就發了財啦！走着、走着，兩條嚇癱的軟腿實在拖不動了，找着一塊大石頭，看看四處無人，我們不約而同的就坐下了。我把槍一放，將背一靠，正要閉眼，聽到：『弟兄們，繳槍不殺！繳槍不殺！』的喊聲，我往起一坐，見兩邊來了兩個『敵人』，提着槍喊道：『舉起手來！』我們順從的將手舉起。他過來，一個拿起我的槍來，一個問軍需官包袱是什麼，軍需官戰戰兢兢的說：『是公——款』，一個兵溫和的說：『弟兄們！對不起，使你們受驚啦。』說着向軍需官點了點頭，繼續着說：『指上那個包袱，咱們走吧。』又一個兵插了一句，說：『都是中國人，不要害怕。』

一一〇 官佐會聚

我受了多少年的『反共』教育，腦子裏經常有關於八路軍共產黨的『殘暴』字樣，這次我被俘總算是一生中的一個大不幸。自己認『命』，只有一死了之，但不知道在死亡線上要受到什麼『酷刑』與『肉苦』？恐怖統治了我。

押我和軍需官走的有四個八路軍，前邊兩個後邊兩個，將我們夾在當中。正走着，

一個八路對我們說：『你們可是受罪啦，幾天沒有吃東西，大概走不動，但是這是戰場，不便休息，咱們慢慢走，前邊五里地，就可以休息吃飯。』我們在內心裏感覺一點溫暖，感激似的點一點頭，連聲說：『好！好！』走不了半里地，我後邊的一團低聲對我說：『你有手錶嗎？』我想他們對我們不錯，將來總是一死，送個人情多好，遂答道：『有！有！』順手解下我的金殼手錶，回身遞給他說：『送給你吧！』最後一個年紀比較大的說：『老王！你違犯政策！這樣，影響非常不好！』那個人，臉一紅，把錶又遞回給我說：『我不是向你耍錶，而是看看鐘點。』我堅持要給他，前邊的那個領頭的站住了，對我們說：『我們八路軍和中央軍不同，除過武器，不拿俘虜一點東西，我們這個——』他用手一指向我耍錶的那個人，繼續說下去：『——同志，也是新從舊軍隊來，教育不夠，請你們原諒！』我聽了連說：『沒有什麼，將錶只得收回，開始又走。我非常奇怪，八路軍一個兵，有這樣好的人品，我們那隊伍，真是找不出這樣的一個人來。難道世界上還有不愛財的人嗎？我見到中央軍抓住八路軍，就地刺刀穿死，真不可同日而語也。』

我們走上了大路，只見來來往往，非常擁擠。民兵揹着槍，押着大批的俘虜。老百姓興高彩烈的抬着担架，担架上多半是中央軍的彩號。有的用肩挑，有的趕着毛驢，運輸勝利武器（自我從軍以來，還沒見過誰得過這樣多的勝利品）。吵吵嚷嚷，說說笑笑，好不熱鬧。唉呀！我們在戰爭中所遇到過的是：抓來的民伕，要派戰鬥兵跟着，一不小心就跑

啦！民伕都是哭哭啼啼，難道所謂『奸區』，就是另一個世界嗎？見到我們全部武器佔了人家的勝利品，真是慚愧。

掙扎了五里路，到一個村莊。啊呀！呀！好多人。村中有爲傷兵搭的蓆棚，一架一架的担架抬入到裏邊。老百姓的青年婦女都做了看護。看吧！老百姓做的大油餅、饅頭、掛麵、雞蛋湯、白麵條、煮雞蛋、熱開水……：：：：：擱了半條街，使我枯澀之口，垂涎欲滴。有的婦女給傷兵洗臉，有的喂水，有的喂飯，有的幫助醫務人員換藥，有的關心傷兵痛苦，有的問火綫情況，有的氣紅了兩個眼珠大罵國民黨不該打內戰，有的準備換担架，把紙煙吸食，給傷兵塞滿了担架的空隙……：：：：：唉！真沒有見過，八路軍和老百姓如魚水一般，比親姊妹父兄還照顧的周到。我們走入了招待室去休息，炕上老百姓已經給鋪了蓆子。拉着疲困的腿上炕休息真覺舒服，飢渴難忍的肚子，更加輕輕的叫了起來。老百姓給我們送來紙烟、開水、麵條、雞蛋湯等，我一邊吃着一邊聽老百姓告訴帶我們的那四個八路軍說：『這次打國民黨狗日的真打得好！可把狗日的打痛啦！我們這村的民兵，還繳了一連人的槍，得了一門火箭砲，兩個美國手提式，八十多枝步槍，子彈可多啦！』我聽着，看了看軍需官，不覺心中有些難受和慚愧。不管慚愧不慚愧，餓肚總是要填飽。八路軍對我們非常客氣，一碗一碗的給我們盛飯。有一個村民對我說：『你們受驚啦！』我說：『沒有甚麼！我們實在對不起你們。』意想不到的，他們以大道理來解釋，他說：『你們也是上了反動派的當，受了欺騙，來攻咱們解放區，沒有啥

「咱們都是中國人！」又來了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，穿粗布便衣，戴一頂軍帽，掛的自來水筆，揹的皮掛包，他一進門，老百姓叫說：「縣長來啦！」我瞪眼往屋外一看，並再沒有什麼官來，只見那人點一點頭微笑一下。難道他就是縣長嗎？真不如我們那裏一個保長威風。那人對我們笑着說：「二位！受驚啦！」我和軍需官一面要站起來，一面答說：

「沒甚麼！很好！承你關心！請坐，請坐。」那人趕快按住我們說，

「不要起來！不要起來，好好休息，吃飯了嗎？」

「吃過啦！你們太關心啦！」我倆笑着。

「我們沒有好飯，大概你們吃不慣吧。」

「很好！很好！」

「我不多打擾你們啦！請安身休息吧，你們很疲乏了。」他說着站起來，對我們點點頭說：

「再見，再見。」我們也給他個笑臉。他就和老百姓走出去了。我一面睡下，一面憶起，我們那邊的荒涼，打戰老百姓都跑光，連口水也找不着，婦女見了兵就趕快躲跑，老百姓見我們就害怕，我們那裏也有『保衛團』，一聽槍響就鑽到洞裏去啦，農民根本是老粗，土豹子，還懂什麼道理？……

一覺醒來，太陽已向西，八路軍給我們打來洗臉水，把他們自己的手巾給我們擦臉

『大概你們也休息差不多啦，咱們再走五里地就到了。』一個八路軍對我們溫和的說着。我們點了點頭說：『可以可以。』

我們在大路上走着，這時精神也比較好些，感覺這四個八路軍真好，我就問我後邊的那個人說：

『請教，你貴姓？』

『姓張。』那個人樸素的答着。

『你是那一部份？』我又問他。

『八路軍。』他大概是爲保持番號秘密這樣答着，又恐怕我難受的樣子，繼續問了我一句：

『你貴姓？』

『豈敢。賤姓田。』我恭敬的答着。我又大膽的問他關於我的切身問題：

『請問，你們對俘虜怎樣處罰？』

『處罰？八路軍跟中央軍不一樣，』。他提高嗓子的說：『中央軍抓住我們，是活埋，石頭砸死，我們對俘虜不但不殺，還優待呢。給你們好吃好穿，比我們還舒服哩！』

我聽了有些不信，但想這人又不會是騙我，我又問：

『爲什麼要優待呢？』

『因爲你們生活過不慣，吃不下我們的苦去。』

在太陽將落的時候，到了一個比較大的村子，村裏住滿了隊伍。他們帶我們到連部，又轉了個手續，送我們到俘虜軍官招待所，在那裏已有我師的三十多個軍官。我們吃白麵，八路軍吃小米。大家可以互相談話，毫無拘束。每人給發了一床新被子。第二天要我們每人登記一張履歷表，我想政訓人員是非常危險的，就小小的登記了一個少尉書記官，一共住了三天，每天有人給我們解釋，說共產黨的主張，是反對內戰，這次是被迫自衛，國民黨不放棄獨裁專政獨吞勝利果實，全國人民是不允許的。我們聽人家講的頭頭是道。第四天送我們到後方去，給我們派毛驢騎着，一路上跋山越嶺，也不疲困。每村都有招待站，紮柏葉牌坊，粘貼標語，歡迎傷兵。男耕女織，非常緊張。每村都有標語，如『組織起來，互助生產！』『由窮變富！富人更富！』『粉碎反動派進攻，保衛好時光』……等等爲人民着想的人民呼聲。

到了後方軍區政治部，請我們會了一次豐美的餐，待我們如同上賓。我在路上患了感冒，有醫生很精細的治好病。政治部劉幹事給我們講：

『諸位都是中國的國民，你們受了反動派的欺騙，爲法西斯當炮灰打內戰，這是你們的不幸，我們對你們很同情。諸位在抗戰過程中的功績，也值得我們讚揚。我們在這裏有照顧不周的地方，或對我們有什麼意見，無論各方面，都請提出，我們是很歡迎的。』

送我們到離政治部三里路的軍官招待所，哎喲喲！那裏有一百多俘虜軍官，都是校尉級的，在我們全師大部我認識的軍官都在那裏，我們團除陣亡了一個連長與負傷的一個排長、一個營副外，不脫一個軍官。給我腦子裏一個問號：『爲什麼我們隊伍打起戰來，犧牲傷亡的軍官這樣少呢？聽也沒有聽說過整師的軍官被俘過來。』然而舊同事都在一塊頗不寂寞，真是料想不到的一個大聚會呀。

三、民主生活

在招待所裏，我們每個人發給新棉帽及新棉衣，一般日用品以至紙烟，都是八路軍發給。伙食比八路軍還好。他們經常給我們解釋，因照顧人民負擔，不能給我們把伙食搞得更好一些，表示抱歉。我們心中有說不出的感觸。在一定時間還發給我們一些零花錢，有時候包澡塘子，來一次集體洗澡，總之在生活上照顧的非常周到，最特色的是伙食完全由我們管理。

我們是八個人一個小組，組長和分隊長都是民主選舉出來的，每清早起床後。大家去做瑞典式的體操和跑步。解放區出版的報紙及書籍，可以自由閱讀。我們還成立起小型的俱樂部，其中有書籍報紙，每人可發表任何意見，以書面貼在俱樂部。更有各種棋局及樂器，最奇怪的將我們過去所沉溺於撲克麻將的賭博，今天變成正當娛樂的玩具。

我們的大隊長，有一次請我談話，他謙虛誠懇徵求我對各方面的意見，我實在說不出個名堂。以後扯到我的歷史及對國民黨的認識，我發了急，儘可能將我裝成一個無足輕重的小書記官。說到國民黨，我把他罵得個狗血淋頭，我想大概這是沒有差錯的，但大隊長對我這樣說：

『我們這裏言論思想完全自由，就是說八路軍共產黨不好，我們也絲毫不加阻止。國民黨反動派只是少數，他內部還有民主份子，最好分開來看，我們主張辨別是非，就事論事，漫罵是發覺不出真理的。這不過是我個人的見解。不知你以為對嗎？』我爲他這坦白磊落的態度，真恨不得五體投地。

我們有時一百多人，開大的座談會。先由我們的主任，說明和講解問題，如反對內戰主張和平，或解放區民主政策與大後方的具體對照，然後由我們發表自己的見解。我們那時對八路軍和共產黨確實有些意見和過去受『反共』教育許多似是而非的見解，總是畏首畏尾不敢說出，以後慢慢知道解放區的思想自由不是耍圈套，故我也就大胆發表出許多不同的意見。自此以後，我們的座談會非常熱烈，不分黨派不分信仰，爲求真理，搜求索隱，拿上具體的事實及例子，多方面證實。那個是對，那個是非，自己的意見如果認爲是對，雖然和共產黨主張不同，也可以堅持到底。我從小當學生，以至當國民黨軍官，從沒有如今天的敢大談國事，更沒有享受過今天的真正思想自由精神，在這個期間是我一生中得知識最豐富的時期，從醉生夢死中清醒過來，從蒙蔽中解放出來，養

成追求真理的習慣，我們在這一塊土壤上散步遊戲，吸收着民主自由的滋養。

我們在被俘之日，是恐怖於想像的殘殺和酷刑中，今天被事實否定了。我們免於恐怖，享受民主自由，可是現在又一個情緒產生出來，經常想到我們留在新鄉的嬌妻美妾、活潑的娃娃，她們的七歲家屬娘，我們被俘，大概就不給發啦！我離別留下不值價的法幣，大概都用完啦！家中所託的朋友不給好好照顧吧……總之，家庭的想念不約而同的佔據了每個人的腦子，不行！住不下去了！要回到家庭的溫情中！八路軍不是允許提意見嗎？我們就提。我們聯合起來是請要求回家的報告，誰無父母誰無家室……但是主任給我們這樣的解釋道：

『諸位！回家這是你們的切身問題，我們也知道。但在今天內戰繼續發生的情況下，請諸位忍耐一下，迫於軍事條件，我們在這一點上不能在今天滿足諸位要求。』我們聽到這裏插嘴要求着：

『請諸位憐隱一下吧，家庭實在困難有可能餓死，一家人的生活呀！大發慈悲吧！』主任繼續解釋說：

『我們八路軍，同樣有父母妻子，和溫暖的家庭。國民黨從一九四零年以來，就把我們的家庭親人，捕捉、活埋、殘殺，……諸位，你們比我們還好的多哩。』

不行！我們不能比您們，您們是革命不顧家的人，我們一生就是爲了家，一切爲了家，家庭是我半生的血汗心計向長官奴顏婢膝得到的，絕不能不管。

回家得不到允許，我們看見患花柳病和瘧疾的放回去了，我們有些人也就想辦法去煩擾醫生，有的以哭哭啼啼想八十歲老母的苦情去央求醫生證明回去；有的說患肺病到第三期曾以愛克斯光線檢查過，半個肺都爛啦，如不回去性命不過今年；有的說，吃上醫生的藥不見效，非回去治不好；有的真聰明，他拿巴豆將生殖器引起發膿疱，說是梅毒；醫生也該倒霉，一天鬧的頭昏眼花，應接不暇。

這辦法是達不到目的，醫生能辯真假。我想，三十六計走爲上策！我暗暗地將東西整理一下，乘黃昏時候溜出了村子，心裏想繞着村外走，不進村就沒有關係，第一個村子過去啦，可是第二個村子恰恰在兩山當中，非走不行，一進村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，手提大砍刀，跑到我身邊問道：

「同志！你那裏的？」

「我是前村的。」我用手向後一指說。

「有路條沒有？」

「有！」我大胆的答着。

「拿出來看看，同志！」

「有就算了，看什麼？你們小孩子看不懂，不要耽擱時間。我有緊急事情。」

「不看不能走！」沒辦法，我拿出一張準備擦屁股的舊賬紙給他們：

「看就看！說你不認識就去看吧。」

『哈！哈！拿出眼紙當路條，還說我們不識字哩！走吧！到村公所去！』兩個小孩笑着，但是很認真的說。

『不讓走我還回去。』我說着就回身走，小孩一手提刀一手將我拉住說：

『不行！不能走！』

『你混蛋！不讓過去還不讓回去！』我急啦，回頭罵了一句，又走。

『他大概是中央軍，你聽還罵人哩。』一個小孩說後又向那個小孩低聲說了兩句話，就撒腿跑回去了。我也撒腿就跑。這一個小孩拚命的追着我，一會兒，我後邊聽到人聲，喊道：

『站住！不站住就開槍啦！』我爲了性命，只得站住，小孩趕上，兩手抱住我的大腿，喘紅了臉，口裏叫道：

『就是他！中央軍！』後邊趕來的四五個民兵提着槍，一個提高嗓子問道：

『你是前村的俘虜軍官吧？』我漲紅了臉點一點頭。他們商量了一下，決定將我送回，我心慌害怕，嚇白了臉，心裏想這一下可完了，回去非殺不可。

在路上一個民兵對我說：

『你們中央軍，拿美國武器殺中國人，八路軍不殺你們，你們還逃跑哩，真不害羞！回去還想殺中國人？還沒有殺夠嗎？』

一個又接着說：

『不要刺激他。』又回頭對我說了一句：『你回去要好好坦白反省才對哩。』這時心中有說不出的難過。

他們把我送到我們俘虜軍官招待所。我見了我們的主任，低下了頭，漲紅了臉，心在嘩嘩的跳着。

『你還沒有吃飯吧！』主任以溫和的態度問我說。

『我對不起——主任！』我戰戰兢兢，慚愧的說着。

『不要難受，先吃飯吧。』主任說着叫通信員給我取了飯來，我怎麼能吃的下去呢。

『我不餓，我不吃。主任！謝謝你的好心！』看看擺在我眼前的飯，我這樣說着。

『不要害怕。知過改過，就是了。』主任慨然的說着，以手拿起饅頭，遞給我說。

我聽後，心中恐懼驟釋，莫明其妙的心中想到：『八路軍抓住俘虜不殺，還優待。

。開了小差抓回來，還是不殺，這是什麼原因？』可是我心中更加慚愧，勉強的胡亂吃了幾口，然後主任讓我坐下，問我為什麼要開小差，並徵求我對八路軍有什麼意見。他並說明，在軍事上我們是被認為俘虜的，既是俘虜一定在行動上不得不要受到某些限制和老百姓不同，他並囑我安心，要我在大家面前，好好反省，認識孰是孰非。我被他一番道理講的無辭答辯，我對八路軍的寬厚感動得心中有說不出的難過。主任派通信員送我回原來的小組。

大家見面，他們非常驚奇，問長問短，有的問我被抓回經過，大家對解放區老百姓覺悟程度及民兵的素養，非常感覺神異。有的問我主任和我談話經過，他們又爲八路軍對俘虜政策，感到想不到的寬厚。

第二天集體開一個大的座談會，大家對我的開小差發表個人的感想及意見，在這種寬厚的感動下有些人說出內心話。有的把國民黨軍，對於八路軍俘虜凍餒、監禁、作苦工、酷刑審訊、強迫自首、活埋、暗殺，與八路軍對待俘虜情況，作了顯明的對比。有的說，昨天我們還是手持武器殘殺人民的兇手，被俘虜後竟還給我們無限的友情和溫暖，捫心自問，慚愧難言。……一切一切的事實舉例，發表許多意見及感想，都說明我開小差是錯誤的。八路軍的寬厚把每人的真心感動了，我也就心服口服的承認錯誤，紅着臉，以顫抖的詞句，說出我開小差的原因、經過及對八路軍的感謝。

四、住學時期

俘虜軍官招待所改成軍官教導團，我們成爲正式學員。我三十來歲的人，想不到，又過起學生生活，我很願意當學生。確實感覺到前半輩子光陰是白費了，還趕不上解放區一個老百姓的知識豐富、正確。

八路軍不僅不把我們當作敵人看待，並且對我們一視同仁，和他們自己的同志沒有

什麼差別，還要費很大力量，培養我們教導我們。

我們要向八路軍學習，要受共產黨領導，因為共產黨的主張，也就是全國老百姓的主張。毛澤東的每一句話，都被老百姓接收，他不倡高調，而是腳踏實地的為老百姓做工作。他們不說空話，說什幹什。我們看見解放區沒有一個乞丐，聽不到「土匪」二字，老百姓的大門都常床板用，夜晚門戶大開。有人在路上失掉貴重東西，一般都有人招節。到處沒有游民，男耕女織，非常緊張。行行出狀元，英雄能手，人人恭敬。……總而言之，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，是理想的世界的，是人民的世界。

八路軍和老百姓親密如同骨肉，他們無時無刻不為老百姓着想，他們一年中打戰、練武、學習、工作，還要開荒種地減輕人民負擔。他們官兵平等，互相親愛，每個人都知道是為誰服務，他們對人民表現無限忠誠，不逃亡，不怕死，是一支鐵的隊伍，人民的子弟兵。

我們要學習，學習解放區的新事物，處處感到新鮮與愉快。

我們逐漸從紙醉金迷的生活裏，醒轉過來，變成活潑的青年了。過新年時，我們這些軍官，擺脫了官模官樣，大家扮起高踏花船，與民同樂。

我們從法西斯毒害中解放出來，決心向人民靠近，我們大家一致的通電全國，呼籲和平。我們慎重的選出代表，回原部隊進行和平工作，不再做反共反人民的工具。

我們在學習上大有進步，我們用互相批評，互相砥，砥代替我們已往的互相恭維、互

相爭工、勾心鬥角、互相攻訐。這麼一夥舊同事，做到了真正的團結，將我們內部死心塌地的法西斯孤立起來。

有的壞傢伙，到這時還偷偷開小差，我們自報唐勇把他抓回來，檢查他私造的路條，關防是拿肥皂刻的，真使人氣憤。大家開會鬥爭他，和他講道理，他不得不在羣衆面前低頭。

我們參加晚會，八路軍給我們演『血淚仇』，看到國民黨殺害人民的罪行，我不禁落淚。我非常奇怪，我看『血淚仇』這是第二次了，回想第一次看時，演技比這一次還好，我不僅不落淚，而且付以冷笑，但這一次竟然落下淚來。唉！上一次是法西斯的冷笑，這一次是人民的眼淚呀！

五、第二家庭

有一天，大家集合在一個大院中，主任出現在主席台上，他大聲喊道：

『諸位同學！』大家報以熱烈的掌聲，他繼續說下去：『大家來到解放區已經半年多啦。在這一個時期中，我們互相學習，大家感情很好。雖然我們的工作有很大的缺點，也能取得諸位的諒解及幫助。現在國民黨繼續破壞三大協定，我們要忠實執行三大協定。……我們奉到上級命令，要將二隊和三隊同學送回去。……』啊呀！真是悲

空的羅襪，怎麼，放送我們回去？大家開完會轟動起來；有的估計他的家庭情況；有的說對這地方難捨難分，他決心參加八路軍，不願再回到黑暗統治下去了；有的準備衣物；有的互相餽送；有的託給親友帶信；有的愁思苦想；有的滔滔發表議論。……

我想起了妻子得以重見，內心歡喜，但好像這塊地方，有什麼特殊吸引力似的，使我不能和它割捨。內心的矛盾苦惱着我，廢寢忘食，心神不安。

在歡送會那天，每個人穿着新衣服，天不明就起來了，大家忙着佈置會場和俱樂部，有的排劇。……人人忙動着，大家來了一個豐盛的會餐，因心中感情的緊張都吃不多。飯後大家向會場移動。

在莊嚴的空氣中主席宣佈開會，大家的心開始感到行將與解放區的人民別離，真是難受。主席宣讀了軍區首長給我們的歡送詞，他們囑咐我們，不要誇大共產黨八路軍的好處，也不要誇大壞處，這種爲人民的真誠精神，使我們感覺自己太渺小了。後由遠道起來歡送我們的行政公署主任和政治部首長，給我們許多諄諄告別之詞，他們對我們關心無微不至，他們是我們的摯友，使我們感覺非常感動和溫暖。最後我們的代表致答詞，他以行伍軍官的聲氣說道：

「我們是有感覺的動物，我們能分別好與壞，不怕不識貨，只怕貨比貨，真金不怕火鍊。看吧！我們拿事實報答解放區人民對我們的友情，共產黨對我們的教育。我們在解放區半年多，不是白住的，就是喂豬，我們也要貢獻一點肉吃。我們在臨走的時候

，要向解放區人民說出我們的內心話，他們是我們的家長，這裏是我們的第二家庭！」

「對！」大家發出了共鳴：「我們過去有一個小家庭，今天又有一個大家庭。」

我心中發生很大的激動，我想我的大家庭，同時也不願離開我的大家庭，我的大家庭给了我溫暖、親懇，教育，使我呼吸自由的空氣，我怎樣對待我的大家庭父兄呢？我爲了想說出這個思想，形成一種『力』的催使，我在自由演說的程序到了時，我以慚愧的潮紅的臉，懷着一顆蹦蹦跳的心，起立發言：

「我對不起我的大家庭，我在自己人面前，做了假，說了謊話！我本來是國民黨的一個團政訓主任，我假裝是個下級書記官，現在我捨不得離開我第二家庭！我這次回去，將我的小家庭、安置一下，一定要回到我的第二家庭來，誓爲和平民主事業奮鬥，決心向蒙蔽我們、驅使我們反民主反人民的法西斯作鬥爭！……」

在一陣一陣的掌聲興奮下，一些縮小官級，隱瞞政訓人員、技術人員及捏造事實、企圖逃跑等等……都自行坦白或被揭發出來。還有一些人乾脆犧牲了小家庭。自動請求參加解放區工作。激動的話語洋溢在會場，溫暖的心充滿了歡欣。各級首長，給我們諄諄的安慰及勸勉，照顧到每個人的一切。

吃完午飯後，大家親切的攝紀念像片。成羣的都湧入到俱樂部，各種動人的心聲，反應在黏貼滿牆的小文章上，使我發生共鳴。我最滿意的是：「不怕不識貨，只怕貨比

貨』。『小腳娘們給我教育』……等篇，我感觸之際，遂亦信手寫了一篇『取經』，引用唐三藏的故事，說明我在解放區，取得了毛澤東思想的『真理經』。

